

遗产社区的社会抗逆力

——风险管理视角下的城市遗产保护

钟晓华 (同济大学 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上海 200031)

【摘要】遗产社区作为活化的城市遗产,面临着自然灾害及社会干预多重风险。选取了风险管理视角下的“社会抗逆力”概念对城市遗产社区应对及转化外部干预的能力进行研究。通过对相关概念及理论框架的梳理、对遗产社区的社会抗逆力特征的分析及国际经验的介绍,论述了“社会抗逆力”对城市遗产保护和社区可持续发展的积极作用,并提出了此概念对中国城市遗产社区保护与发展的借鉴价值。

【关键词】遗产社区;社会抗逆力;风险管理

【中图分类号】C912.81 **【文献标识码】**A

近年来,人居型遗产保护的重要性正日趋增加,作为人居型遗产重要组成部分的城市遗产不仅承载着城市传统物质记忆、历史记忆、城市认同,也逐渐成为时尚消费、旅游体验的场所。由历史文物、历史建筑及文化遗址构成的人类物质文化遗产,素来因其不可逆性而在自然/人为外力的作用下处于高风险状态。进入工业化的现代社会,高精技术迅猛发展、资本全球大规模扩张,气候问题、能源问题、金融危机等现代风险的种类成倍增加、发生范围不断扩张、危害程度持续加深,全球性“风险社会”宣告来临。在此背景下,城市遗产所面临的挑战自然更为巨大,除了不可控的自然灾害外,人口剧增、城市化进程加快、现代建造技术的冲击、遗产地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压力等因素都使其承受着各类社会风险的影响。

本文选取了风险管理视角下的“社会抗逆力”(Social Resilience)概念研究城市遗产的风险防范策略,其适用性和意义在于:1) 由于城市遗产面临的日益加剧并多元化的外部干预风险与灾害风险的类同性,借用风险管理领域的部分相关成熟指标来分析城市遗产保护的风险问题有可行性;2) 将“社会抗逆力”作为评估遗产社区的指标,即将城市遗产物质遗存以外的社会、文化、经济状况(包括优势和弱势)也纳入研究范畴,有利于制定融合社区发

展的综合性保护目标;3) 这一视角利于分析遗产社区既存的物质及社会经济状况与外部干预之间的关系,强调对遗产社区的社会资本及韧性优势的挖掘,对推动遗产社区抗逆力建设、增强其外部干预应对能力、实现其可持续发展有参考价值。

1 概念界定与理论依据

1.1 遗产社区

本文采用“遗产社区”的提法,而非法定条例中的“历史文化街区”、“历史文化名城名镇”或建筑学、城市规划学学科领域的“历史城区”、“历史中心”、“历史地段”等,是因为本文并不从文物保护、建筑修缮、城市设计、保护规划等技术领域对遗产保护进行探讨,而是将城市遗产置于城市转型发展及全球化的大背景中作为一个具有独特社会价值的城市生活共同体,研究其社会结构、社区资本、组织制度等社区特征与遗产保护和城市发展的关系。其理论依据来自“历史性城市景观方法”(Approach of Historical Urban Landscape,以下简称HUL)。为应对由于城市开发所引发的城市遗产保护困境,数百位国际遗产保护专家在2005年的《维也纳保护具有历史意义的城市景观备忘录》中首次提出这一术语,并在其后的研究和实践中将其发展为一种城市遗产保护的新理论框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11年11月在《关于历史性城市景观的建议书》^[1]中提出的“历史性城市景观方法”的突破在于它不是将历史建筑、城市空间从社会、环境和经济中剥

基金项目:2014年上海市社科规划青年课题“上海石库门城市遗产的保护与更新机制研究:基于空间权力的视角”(2014ESH004)。

离出来,而是更强调相互联系的整体性,它强调了建立遗产的物质空间与影响其形成和支撑其演变的社会、文化、经济背景之间联系的必要性,而社区概念正是将物质、社会、文化、经济过程在时空上集结的载体。遗产管理的目标已从关注物质遗产保存转向对遗产的经济社会价值的保护与利用,遗产的唯一性及稀缺性被作为资产纳入城市发展框架^[2-3]。由此可见,在城市遗产保护的完整性范畴中已经将城市遗产所在地区的遗产社区作为了城市遗产社会价值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1.2 社会抗逆力

讨论“抗逆力”概念首先要提及“脆弱性(Vulnerability)”,两者是风险管理及干预研究领域的一对高度相关的核心概念。“脆弱性”是指某一系统易被伤害和破坏的性质,脆弱性越高的系统遭受外界变化时越容易受到破坏。脆弱性可视为由风险暴露和系统易感性(Sensitivity)组成的一个方程,与之相关的几个常见概念是“风险”(压力或者灾害事件)、“易感性”、“适应能力”、“暴露”等。相比较广义的脆弱性概念,社会脆弱性是一个社会性指标。早期脆弱性的概念被使用得更加广泛一些,但近些年来已逐渐被抗逆力概念所取代。其研究重心业已从个体转向组织层面,开始以一种交互性的视角来探讨在风险情境下人与人、人与资源、人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在这种作用机制下如何实现抵御风险能力的获得与提升。

社会抗逆力是指社区或更广泛的社会组织应对及适应外部变化及干预的能力,包括对干扰的消解、自组织及应对外部压力的能力等,也包含社区或组织中的个人适应能力、压力事件本身、信息和沟通、经济发展状况、社会资本和社区能力等各项适应能力交织组成的一个能力网络^[4]。社会抗逆力一般包括三个维度:1) 应对能力(Coping Capacities)——社会行动者处理和克服各种逆境的能力;2) 适应能力(Adaptive Capacities)——人们学习过往经验和应对日常生活中未来挑战的能力;3) 转换能力(Transformative Capacities)——制定一系列制度以促进个体福利及可持续的社会稳健性以应对未来危机的能力。抗逆力建设不仅是个技术问题,更是一个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综合性问题。增强个人、组织及社区的社会抗逆力资源储备,完善抗逆力过程的运行机制,对提升社会抗

逆作用的起点、促进整个社会风险管理水平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价值。

1.3 社会抗逆力评估指标

近些年来,最新的抗逆力理论论述和实践经验总结主要来自于欧美^①,各类抗逆力研究机构发布了一系列报告,分别从社区及区域发展、全球环境变化、社会公正、社会和生态交互、经济发展、灾害应对能力和行为科学的角度论述了抗逆力的概念、测量方法和理论框架^[5]。已有的“抗逆力”评估模型主要有二种。一是按时间顺序划分指标的周期模型,按照灾前敏感度(Susceptibility)评估、灾中处理能力(Coping Ability)以及灾后适应能力(Adaptive Capacity)三个阶段对脆弱性进行评估^[6];二是按评估主体及内容划分指标的评估模型,列出了家庭个人(居民年龄、收入、受教育程度、种族、职业、房屋产权等)、社区(互惠、合作、社区参与、情感支持、社区网络等)、外部服务(与周边区域及服务设施的联系)、组织制度(地方政府政策、专项资金等)四个评估维度^[7]。一般情况下,社区维度中的互惠、合作、社区参与、情感支持程度越高以及社区网络越强越广,在家庭个人维度中居民的年龄结构、职业与种族构成越合理以及居民的受教育程度和收入越高,都会对社会抗逆力的提高带来正面的影响。

当今城市遗产的脆弱性显得尤为明显。一方面由于其完全暴露于战乱纷争、城市变迁、社会转型的大环境之中,不应也不能进行“真空式”的保护,城市遗产必然面临着更多、更复杂、更动态的各类外部人为干预。另一方面房屋老化、设施落后、安全隐患、老龄化、贫困化等大多数城市遗产及其社区的现实状况,使其更容易被外部干预所主导。从社会抗逆力的内涵来看,社会抗逆力对应对社会风险具有重要的作用,社区的社会抗逆力则是城市韧性的基石。遗产社区的社会抗逆力既具有自身的优势同时也存在明显的不足,而城市遗产的脆弱性与这些不足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社会抗逆力评估指标的研究力图通过定性和定量指标测量社会抗逆能力,借鉴这一评估方法,既可以使我们全面认识遗产社区社会抗逆力的整体状况,同时也可以使我们根据城市遗产所面临的具体的和潜在的风险,具体地分析遗产社区应对风险的能力。

2 遗产社区社会抗逆力分析

2.1 遗产社区所面临的高社会风险

如上文所提及的,在快速全球化、城市化的进程中,全球性的自然或人为干预都对城市遗产社区造成了不可逆的影响。从201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报告中可见世界遗产所在地提交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保护现状报告中,没有一个遗产地不存在风险,其中人为因素所造成的威胁远大于自然灾害,前五大影响因素(管理制度因素、建设与开发、遗产再利用、交通设施建设等)均为人为因素,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当今城市遗产所面临的高社会风险(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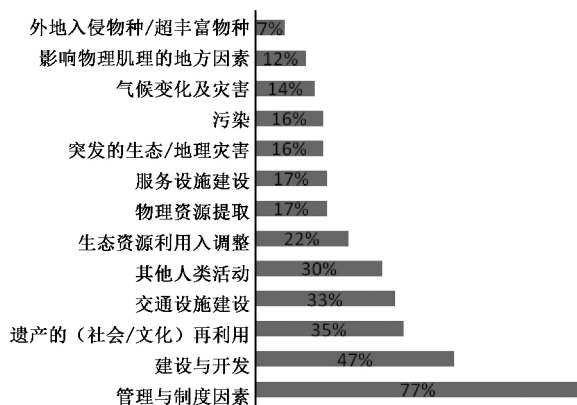


图1 1979-2013年世界遗产所面临的主要风险

资料来源《世界遗产保护现状统计分析报告》UNESCO 2014

城市遗产除了传统建筑特征及其空间肌理等物质性价值之外,历史传承性的居住生活形态及民俗文化、地方精神等方面的社会价值则蕴含在由生活在其中的居民所组成的遗产社区中。在城市发展趋于文化敏感型的背景下,遗产社区对于激发新的城市创意及治理模式、缓解矛盾冲突及生态破坏、建立更加紧凑包容及适应性强的城市有着积极作用。同时,由于遗产社区多位于城市中心地段的老城区,人口密度高、宜居性不强,但区位优势、服务设施齐全,因此往往成为城市再开发的重点区域。近年来,随着国内城镇化进程的深入,旧城改造、地产开发、功能转型、旅游产业植入等变化都使城市遗产面临着各种外部人为干预的风险,主要表现为物质遗存受损害、原住民被搬离、场所精神丧失、传统与地方社区解体、社会边缘化以及包括博物馆化、景区化、商业化在内的功能单一化,使得城

市遗产及其社区正在成为城市中人为干预的风险高地。

2.2 遗产社区社会抗逆力特征

遗产社区因其特殊的物理及社会空间属性,一般具有如下社会抗逆力特征(图2)。

第一,高社会资本。社会资本是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及资产管理领域常用的概念,指个体及团体之间的社会关系,包括社会网络、互惠性规范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信任。遗产社区的社区成员有着强烈的地方认同、紧密的邻里关系、较高的社区归属感及相互的互惠支持,因而遗产社区的社会资本较高。这种同质性社会资本是由社区文化长期维系和社会关系长期持续积累的结果,具有先赋性、封闭性和内聚性,是应对外部干预的有效资源。

第二,高文化韧性。文化韧性指特定的文化背景(即文化、文化价值观、语言、习俗、标准规范)如何帮助个人以及社区克服逆境。近年来,随着市场导向的城市更新转向文化导向的发展趋势,地方政府提高了对全球化过程中地方独特性问题的认识,特别是随着当地社区的参与程度增大,促成了文化资产与城市发展策略的整合,文化逐渐成为了城市韧性策略(Resilient City Strategy)的核心。其中,遗产社区因其包含的特定的文化背景而成为一项重要的增强社会抗逆力的文化资产,在城市风险管理与防范、地方文化生态系统保护和增强社会和文化凝聚力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遗产社区的高文化韧性能够帮助建立包容性更大的社会和凝聚力更强的城区,增强其社会抗逆力。文化连续性是身份特征和城市自豪感的决定性因素,而后两者正是决定城市竞争力和建立韧性的重要资本。

第三,高风险认知。遗产社区的传统生活方式及风俗习惯等方面的地方性知识往往能使社区更好地面对自然及社会干预。如东南亚沿海地区的部落、日本的地方性社区都通过生活经验、风俗传说很好地预见海啸、地震等自然灾害,向游客提出预警,大大减少了灾害损失。传统技艺和实践不仅是文化遗产的传承,也有助于灾后社区的自救性重建,如通过自行回收和再利用材料重建庇护所,减少了社区对外部支持的依赖,并为社区的可持续恢复提供了关键的生活来源。

第四,低灾害应对能力。遗产社区普遍存在的老龄化、贫困化、移民化人口结构特征是社会脆弱

性的诱发因素。从社会公正(Social Justice) 视角来看风险因素在社会各个群体之中的分布并不是均匀的,各个群体在外力冲击下潜在的受损因素、受伤害程度、应对能力、调适能力及创新能力存在差异。例如,贫困、少数族群地位、性别、年龄、残障等因素都会增加社会脆弱性,进而降低社会抗逆力。

第五,低制度抗逆力。所谓制度抗逆力主要是指政府及其他社会组织基于多元利益相关者的治理网络及管治能力。遗产社区的组织网络一般多为基于邻里关系的非正式、松散型的,应急响应的组织化水平不高,缺乏健全的协同沟通及社区规划机制。

2.3 遗产社区社会抗逆力评估

关于社区社会抗逆力的研究至今尚未有权威的指标体系,其中既有研究视角不同的因素,更主要的是在文化多样性的重要性得到普遍共识的今天,对文化多样性的尊重已经成为社区研究的重要

价值观。笔者通过对近年来主要的社会抗逆力评估指标研究的梳理,将与社区社会抗逆力相关的主要变量及其与遗产社区的关系整理为表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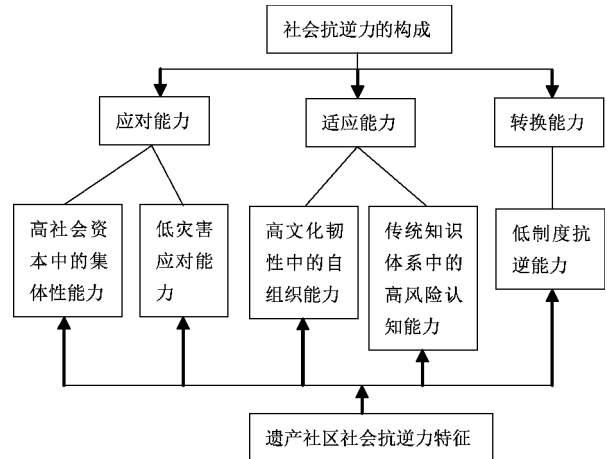


图2 社会抗逆力构成与遗产社区社会抗逆力特征关系

表1 部分变量对社会抗逆力的影响^[9-12]

变量	文献来源	对社会抗逆力的作用	遗产社区的状况	评估维度
社会连接性(邻里关系)	Morrow 2008; Norris et al. 2005	正	强	社区
地方感	Vale & Campanella 2005	正	强	社区
社区参与程度	Cutter et al. 2003	正	较强	社区
社区整合性	Susan L. Cutter etc., 2008	正	较高	社区
组织化程度	Susan L. Cutter etc., 2008	正	情况各异	社区
就业率	Meliti 1999	正	情况各异	家庭/个人
中等收入家庭	Norris et al. 2008; Cutter et al. 2008	正	较少	家庭/个人
社区异质性(移民、种族等)	Norris et al. 2008; Cutter et al. 2008	负	情况较多	家庭/个人
移民率	Morrow 2008	负	情况各异	家庭/个人
老龄化程度	Morrow 2008	负	情况较多	家庭/个人
贫困率	Norris et al. 2008; Morrow 2008; Enarson 2007	负	情况较多	家庭/个人
教育不平等	Norris et al. 2008; Morrow 2008	负	情况各异	外部服务
单一产业类型(初级成分+旅游)	Berke & Campanella 2006	负	情况较多	组织制度

结合上文提到的社会抗逆力主体评估模型的四个维度,遗产社区在社区维度上具备很强的社会抗逆力。虽然上述指标在评估内容上因为研究的视角不同而有相互重叠的部分,但都与遗产社区长期累积、客观存在的高社会资本和高风险认知有直接的正向关联性,也就是说,具有高社会资本和高风险认知的遗产社区在社区维度具有天然的社会抗逆力。

同时我们也看到,在家庭和个人维度上遗产社区的社会抗逆力整体不高甚至很弱,集中体现于遗产社区的灾害应对能力方面。造成这一状况的

原因在于城市遗产地区由于各种原因往往在城市的发展中被边缘化,城市遗产社区因此逐渐地在物质衰败的同时出现了社会的衰退,遗产社区老龄化、移民化、贫困化的现象在中国十分普遍。

家庭与个人维度方面的就业率,在不同的遗产社区存在不同的情况。由于遗产社区的家庭和个人往往掌握有世代传承下来的技艺和产品资源,因而具有自就业的良好基础。当遗产社区所在的城市和所处的区位具有市场的广泛需求时,比如旅游业,其隐性就业率就高,社区居民的收入也就有所保障甚至会随之提高。同样的思路也可以延伸来

解释社区维度的民族集聚性对社区社会抗逆力的正向作用,比如具有上千年历史的西安回民街。

在外部服务和组织制度维度,从目前的研究资料来看直接与遗产社区社会抗逆力相关的并不多,尚需要作进一步的有针对性的研究。其中,在组织制度维度指标中明确指出了“单一产业类型”对社会抗逆力会产生负面影响,这对我们持续趋热的城市遗产旅游化趋向是一个警示。实质上这种把一个复合的遗产社区利用政策和资本整体转变成单一产业类型的地区是丢失了社区文化的韧性,从另一个侧面也反映出遗产社区低制度抗逆力的弱点。

遗产社区所具有社会抗逆力优势对降低城市遗产在自然灾害,特别是在外部人为干预下被损害的风险具有积极的作用,其中遗产社区的社区以及家庭个人中的优势资源对灾害和干预所造成的损失具备一定程度的自我修复机能。21世纪的中国是一个城市世纪,对城市遗产的外部干预将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遗产社区在全球化和资本化的城市发展世纪如果仅仅依托自身固有的社会抗逆力是远远不够的,社区的社会抗逆力体系中必不可少的外部服务和组织制度变量,对遗产社区的就业率、贫困化、老龄化、移民率以及公共服务和功能转型都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因此加强遗产社区的社会抗逆力建设十分必要。

3 遗产保护领域社会抗逆力建设的国际行动

3.1 抗逆力建设的国际网络

1998年,国际文物保存与修复研究中心(ICROM)和国际蓝盾委员会(ICBS)^②制定了文化遗产风险防范指南,旨在为存在风险的国家 and 地区的中央和地方政府机构提供指导。世界银行、联合国减灾办公室(UNISDR)、联合国人居署(UNHABITAT)等组织也积极通过城市语境下的出版物及实践推动遗产社区在社会、经济等方面的抗逆力建设,并成立抗逆城市建设联盟(Making Cities Resilient Campaign)。2005年在南非德班召开的UNESCO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提出了“UNESCO世界遗产城市计划”,该计划以可持续的城市发展为基础、以世界遗产地为案例,讨论了“如何在保护城市遗产社区的社会身份的同时提升城市的韧性并以此来改善城市居民的福祉和生活质量”的议题。

2011年UNESCO发布的《关于历史性城市景观的建议书》在强调保护城市遗产的同时,对城市发展干预予以了正面的肯定,从而主张通过多元利益主体的协作达成积极的干预,增强城市遗产应对巨变的能力,并受惠于发展。2012年3月由联合国减灾办公室发起的“城市应对灾害的抗逆力建设:文化遗产与气候变化适应”会议在威尼斯召开,会议发布的《威尼斯宣言》(2012)提出了诸如将文化遗产作为社会抗逆力建设的重要资源、将遗产保护纳入城市减灾应急规划等重要原则^[13]。2015年3月在日本奈良召开的“韧性文化遗产”(Resilient Cultural Heritage)会议进一步提出建立“国家-地区-国际”层面的合作网络以募集文化遗产保护抗逆力建设的专项基金、规范评估标准、共享技术成果,同时推动地方社区、决策制定者及专家的增能项目。

3.2 遗产影响评估(Heritage Impact Assessment,以下简称HIA)

近年来,各类大规模的城市开发活动,如新建筑物的出现、基础设施建设、土地用途变更、过度旅游开发等都对遗产的突出普遍价值(Outstanding Universal Value)造成了负面影响。20世纪90年代以来,遗产影响评估方法逐渐在加拿大、香港、澳大利亚、英国等国家及地区被应用于遗产风险管理领域。200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与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发布了《世界文化遗产影响评估导则》是遗产影响评估到目前为止最为重要的国际性文件。HIA是针对现行或提议的发展政策或行动对遗产价值、文化生活、地方制度和社区资源所产生的潜在的积极或消极影响因素进行识别,在对可能产生的结果进行预测的基础上对可能出现的风险的严重程度进行评估,提出风险减缓措施,同时对后续实施进行监测和评估。HIA通过将预测结果和评估结论融入规划和决策过程的方式,以提高遗产地对外部干预的社会抗逆力。对城市遗产而言,HIA强调的是全过程与利益相关者进行充分的沟通,这种方式对遗产社区的风险认知能力和应对能力是极大的提升。

在国际遗产保护领域开展的一系列社会抗逆力建设行动,将社会抗逆力建设作为遗产保护的一项重要内容,其关注的焦点是在遗产(特别是对文化遗产)保护的目标中融入发展的目标,并把风险评估作为遗产社区社会抗逆力建设的过程和重要

依据。城市遗产的保护需要一个能把包括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的保护、自然灾害和外部人为干预风险、城市和遗产社区发展这三大问题相互联系起来考虑的战略框架,并以此来实现改善城市和遗产社区居民生活质量的最高目标。在这个战略框架的建构中,应对外部干预的遗产社区社会抗逆力的作用举足轻重,是连结保护与发展的关键节点。对城市遗产而言外部干预是一种常态,它既会给城市遗产带来风险也同时会给遗产社区的发展带来机遇和实实在在的动力。同时,在社区社会抗逆力建设中对各利益主体参与的关注对保护城市遗产的社会价值而言是一项十分有效的举措。

4 结论:对中国遗产社区保护的启示

社会抗逆力是城市韧性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指标之一。遗产社区的社会抗逆力是城市遗产社会价值的有机组成部分,遗产社区社会抗逆力能力系统建设能够极大地帮助城市遗产得到持续的保护;而城市遗产保护如果将遗产社区的社会抗逆力建设纳入其中将极大地帮助城市整体韧性的提升,既惠及城市遗产保护同时也惠及遗产社区和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中国的城市遗产是外部人为干预的社会性风险高地。将社会抗逆力建设作为城市遗产保护及社区发展的重要途径,在城市遗产保护中融入遗产社区社会抗逆力建设将能够在有效地预防风险、缓解风险的同时推进遗产社区的发展。

4.1 建立风险评估体系,探求预防性保护路径

利用“社会抗逆力”指标对城市遗产社区应对外力干预的敏感性和处理能力进行评估,继而对各种遗产社区面临的潜在风险进行预测,提出通过政策调整、规划干预、社会力量介入以及社区自我增能以降低城市遗产保护风险的对策建议^[14]。评估风险,避免破坏,以期在转型与发展的背景下寻求一种保护城市遗产的预防性保护路径。

4.2 建设社会抗逆力指标,提升社区能力

引入“社会抗逆力”指标旨在对遗产社区进行偏重社会维度的评估,根据社区的社会结构特征及社会资本(如人口结构、生活方式、邻里关系、经济机会、社区认同、社会资本等)评价遗产社区所特有的应对外部干预的能力。如前文所述,遗产社区有着较高的社会资本、风险预估与认知能力及文化韧

性,如何整合利用好这些优势资源,并通过社区及个人增能将劣势转换尤为重要。评估抗逆力的状况,重视社会性指标的作用,使得在危机应对中有更多解决问题的思路、信息和技能,将有利于整合社区所有的社会资源用于城市遗产的保护^[15]。

4.3 着力于适应性治理,强化制度支持

弥补遗产社区社会抗逆力的缺口,提升社区能力是保护城市遗产并实现遗产社区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除了遗产社区的自我增能外,城市政府的作用不可替代。城市政府作为地方社会组织与管理的主体,应着力于不同利益主体的整合、弹性资源的公平分配和适应性的治理。所谓适应性治理是指合作的、灵活的并以学习为基础的治理模式。为此,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况在诸多方面对遗产社区社会抗逆力的外部支持系统开展建设。比如探索全国范围或地方范围的创新型公私合作,多方利益主体更加均衡地使用文化策略;制定专业培训及公众教育计划,形成遗产价值认同及保护意识的共识;通过制定基于文化的发展规划,将文化问题纳入总体城市研究和政策;发展可持续文化旅游业,增加就业岗位,使当地社区及个人受益,以鼓励文化遗产的再生和复兴;尊重文化的多样性,进而形成更为紧凑、具有包容性的城市等等均是可以纳入建设的内容^[16]。

4.4 保护城市遗产的社会价值,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

文化遗产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资源,遗产社区的社会价值是文化遗产价值完整性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文化遗产的完整性则是遗产社区可持续发展最有利的保障。国际实践经验也充分体现了将社区整体纳入城市遗产保护、风险管理的重要性。保护城市遗产的社会价值的目的还在于激活当地的城市遗产资源,以此来培育城市独特的身份特征,创造比较优势来进一步巩固城市作为创造财富的实体的作用。因此,健全社区参与机制、推动社区自我增能是增强遗产社区社会抗逆力、实现城市遗产保护与遗产社区发展的关键。

社会抗逆力概念在国际灾害社会学、风险管理及文化遗产保护领域已颇具影响力^[17],但国内的相关研究仍刚起步,尚处于借用外来理论及概念阶段,缺少系统深入的本土化理论构建,也没有针对城市遗产社会风险及遗产社区社会抗逆力的专门

化指标。为此,本文在结合相关学科研究及国际经验的基础上,阐述了其研究的价值和一种研究的框架,有待今后进一步的本土化及操作化。△

【注释】

- ①如美国的社区与地区抗逆力研究中心(Community and Regional Resilience Institute, <http://www.resilientus.org/>),斯德哥尔摩抗逆力研究中心(Stockholm Resilience Center, <http://www.stockholmresilience.org/>)等。
- ②国际蓝盾委员会致力于保护世界文化遗产免受战争和自然灾害的威胁,由四个非政府组织机构组成,分别是国际档案理事会、国际博物馆协会、国际纪念碑和遗址协会以及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国际蓝盾委员会成立的目的是通过协调预防措施,解决并回应人为的和自然界的突发事件,以保护世界文化遗产,并欢迎世界各国档案馆、图书馆、纪念馆与古遗址部门和博物馆加入该委员会。

【参考文献】

- [1] UNESCO. Recommendation on the Historic Urban Landscape [EB/OL]. 2011-04-30.
- [2] Hewison R. The Heritage Industry: Britain in a Climate of Decline [M]. London: Methuen, 1987.
- [3] Guido Licciardi, Rana Amirtahmasebi. The Economics of Uniqueness: Investing in Historic City Cores and Cultural Heritage Assets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M]. The World Bank, 2012.
- [4] 朱华桂. 论风险社会中的社区抗逆力问题 [J]. 南京大学学报, 2012(5): 47-53
- [5] 韩自强, 辛瑞萍. 从脆弱性向抗逆力转变——近年来美国灾害和风险研究热点转向 [N].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2-11-19
- [6] R W Sutherst. Estimating Vulnerability under Global Change: Modular Modelling of Pests [J]. *Agriculture Ecosystem & Environment*, 2000, 82(3): 303-319
- [7] A Dwyer. Quantifying Social Vulnerability: A Methodology for Identifying Those at Risk to Natural Hazards [J]. *Australian Government, Geoscience Australian*, 2004, 14(5): 5
- [8] UNESCO. State of conservation of World Heritage properties: A statistical analysis (1979-2013) [R]. 2014
- [9] Betty H Morrow. Identifying and Mapping Community Vulnerability [J]. *Disasters*, 1999, 23(1): 1-18
- [10] Susan L Cutter. A place-based model for understanding community resilience to natural disasters [J].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2008(18): 598-606
- [11] Norris F H, Stevens S P, Pfefferbaum B, Wyche K F, Pfefferbaum R L. Community resilience as a metaphor, theory, set of capacities, and strategy for disaster readiness [J]. *American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2008, 41: 127-150.
- [12] Morrow B H. Community Resilience: A Social Justice Perspective [R]. Oak Ridge: Community Land Regional Resilience Institute, 2008
- [13] UNESCO. Heritage and Resilience: Issues and Opportunities for Reducing Disaster Risks [R]. 2013
- [14] 周利敏. 社会脆弱性: 灾害社会学研究的新范式 [J]. 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4): 20-28
- [15] Artur Steiner, Marianna Markantoni. Unpacking Community Resilience through Capacity for Change [J]. *Community Development Journal*, 2014, 49(3): 407-425
- [16] 联合国住房与城市可持续发展会议议案文件 [R]. 纽约, 2015-5-31
- [17] 邵亦文, 徐江. 城市韧性: 基于国际文献综述的概念解析 [J]. 国际城市规划, 2015, 30(2): 48-54

作者简介: 钟晓华(1983-), 博士, 上海人, 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社会学系助理教授, 研究方向为城市社会学、城市遗产保护与更新。

收稿日期: 2015-11-01

Social Resilience of Heritage Communities: The Conservation of Urban Heritage in the Perspective of Risk Management

ZHONG Xiaohua

【Abstract】As a type of living cultural heritage, urban residential heritage communities meet the risks from both the natural disasters and the social interventions. This essay chooses the concept of "social resilie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isk management, to evaluate urban heritage communities' capacities on coping and transferring external interventions. Through carding the related concepts and theoretical framework, analyz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heritage communities' social resilience and introducing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and practice, this essay argue the effectiveness of this theory in urban heritage conserva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t last, the experiences of establishing the resilience evaluation system, integrating social capitals and managing cultural assets inspire Chinese practice of living heritage conserva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the background of urban regeneration.

【Keywords】Heritage Community; Community Resilience; Risk Management